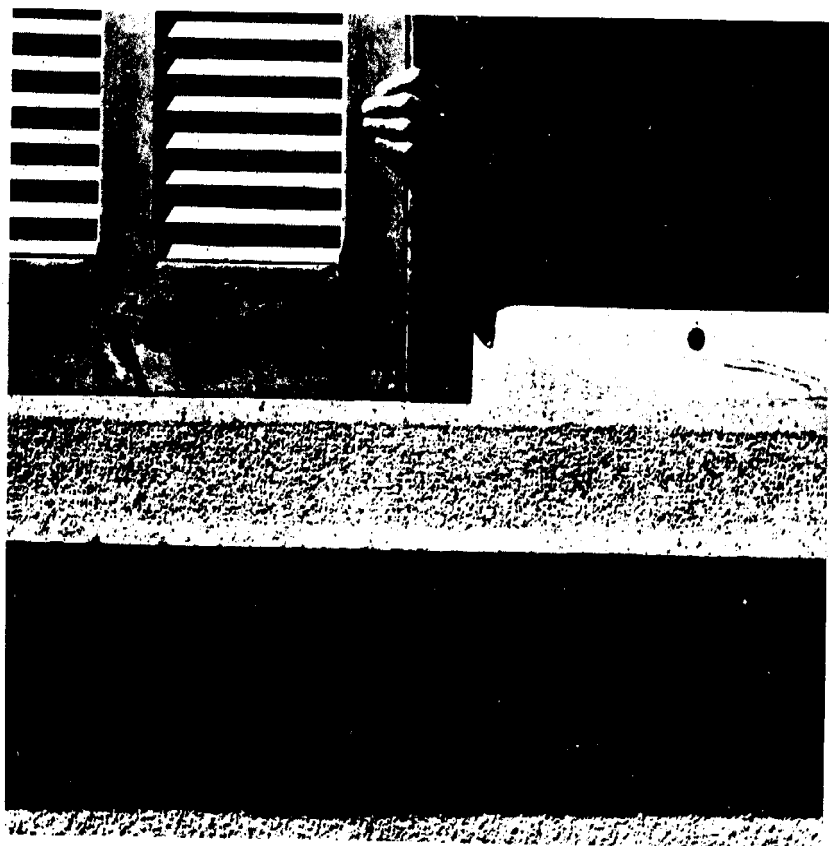


# 那天

一九七二

先是下午，  
我們坐在陽光裏，  
讓一台沙啞的收音機，  
訴說些簡單的曲子，  
好像，我們讓那個下午留下一片空白，  
而，古老的情歌便替這空白，  
抹上一點背景，抹上一片淡淡的顏色。  
對面那個院子裏，  
乾乾淨淨的一片青草，  
和碩大的一株鳳凰，  
還有那初夏的一息涼風，  
這風好極了——你說。  
我們再沒有什麼話，  
只舒服地擠在這三樓的陽台上，  
一張大沙發，和一片透明的陽光。  
有幾朵雲輕盈地翻上遠處的山坡。  
於是你說——  
(爲什麼你這麼多話)  
或許我們該把日子數將一數，  
不能老是這麼搖啊晃的，  
一條街晃過一條街，  
一天晃過一天。



——一個月吧。  
好個濕淋淋的問題，  
天知道一生會不會比那個長個幾寸。  
黃昏，  
我們圍著一個方桌，  
和頂上一盞白色的燈，  
讓四邊的山由翠綠變得深紅，  
讓方方的天自行黯然。  
我們只努力地圈住一些常識，  
「群、環、體」和

突然！

我們多腼腆地愣在那裏，  
時間滾過，

從「過去」的身上滾過，從我們的身上滾過，  
然後是一片空白，一段死寂。

從太初到現在，

從現在一直到亙古，

陽光、微風、還有那鳳凰，  
都變成多絕的一場頑笑。

Hey，還有好久？

牛頓的引力。

——國父多偉大，

——想想他的一生，

在這被堆砌的原子之外，

鐘擺兀自地搖啊晃的，

蚊子則陰險地四處偷竊。

好像，便只有這樣了，

空白之後是一堆亂七八糟的顏料，

然後又是一片空白，

誰也不會懷疑，

今天之後還有明天。

好像——

我們會這麼一直活下去，直到永遠。

那天晚上，

山坡上罩下濃濃的霧，

潔白如愛麗絲的夢境，

我們在霧裏搖啊晃的，

吹著尖銳的口哨，

又唱了許多幽幽的藍調。

你說——（又是你）

每天都是一個星期天。

（哈！多可愛。）